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靈樞經合纂卷之六

錢塘張隱菴
會稽馬元臺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本藏第四十七

內推本藏府吉
凶善惡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通寒溫和喜怒者也故血和則經脉流行榮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無智愚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上章論在外之皮膚腠理因剛柔厚薄而生病此章論在內之五藏六府有大小高下偏正厚薄之不
同亦因形而生病也夫榮衛血氣藏府之所生也脉內筋骨藏府之外合也精神魂魄五藏之所藏也
水穀津液六府之所化也是以血氣神志和調則五藏不受邪而形體得安然又有因於藏府之形質而
能長壽不衰雖犯風雨寒暑邪勿能害者有外不離屏蔽室內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者此緣藏
府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致有善惡吉凶之變異蓋五藏六府本於天地陰
陽四時五行之氣而成此形故宜中正堅厚以參副天地陰陽之正氣

註此詳人之易感於邪者以藏府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邪心高則滿於肺中俛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瘴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註心小則神氣收藏故邪弗能害小心故易傷以憂也心大則神旺而憂不能傷大則神氣外弛故易傷於邪也肺者心之蓋故心高則滿於肺中在心主言在肺主聲滿則心肺之竅閉塞故悶而善忘難開以言也經云心部於表故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心卑下故易恐以言也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瘴熱中按邪氣藏府篇五藏脉微小為消瘴蓋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脆弱則津液微薄故皆成消瘴心正則精神相和利而邪病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註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之能傷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憂易傷之耳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心之高者則心之上為肺當滿於肺中肺與心相着乃多煩悶而心竅不通必為健忘反難以善言開之也若心下則易傷於寒反易以言恐之矣心之堅者則藏安守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脆則善病消瘴熱中多內傷之病矣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言皆不能傷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由此觀之則心宜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脆正而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猶是耳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渴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喘息效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效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瘴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註肺主通調水道故小則少飲大則多飲肺居胸中開竅于喉以司呼吸故小則不病喘渴大則善病胸痺喉痺肺主氣故高則上氣息肩而效也賁乃胃脘之賁門在胃之上口下則肺居賁間而胃脘迫肺血脈不通故脇下痛脇下乃肺脉所出之雲門中府處也肺堅則氣不上逆而效肺脆則苦病消瘴而肺易傷也肺藏氣氣金魄肺端正則神志和利邪勿能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註此言肺有善惡吉凶也肺之高者則病上氣鍊肩而息及為效嗽消瘴者消渴而瘴熱也

肝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痛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悅為息賁肝下

悅悶同
咽從胃

肺傷者
肺燥也

賁音奔

上膈而出
膈下膈
下此膈
在胃膈
則苦膈
中苦膈
本侵上
故上迫
胃膈
總志
意乃五
藏之神
與秒同

則逼胃膈下空。膈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膈下痛也。

張肝居膈下故小則藏安而無膈下之痛。肝居胃之左故大則逼胃而胃脘上迫於咽也。肝在膈之下故大則苦於膈中且膈下痛。肝脈貫膈上注肺故高則上支貢切膈挽為息責。肝居胃旁故下則逼胃而膈下空則易受於邪。蓋膈乃邪正出入之樞部也。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膈下痛也。

此言肝有善惡吉凶也。肝之高者則其經脈所行及所謂支別者上奔迫切膈下多悶當為息責之證。按素問刺禁論云肝生於左至正要大論王註言肝居下左則肝生於下胃當在上何為能下逼於胃意者在左為肝在右為脾肝與脾並故可以言下通於胃也。則王氏言肝生下左者誤矣。

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眇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眇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於大腸下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張脾為中土而主於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膈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主四支故不能疾行也。膈在眇之上故高則眇引季脇而痛。下則加於大腸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含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眇膈下軟肉處也。脾小則藏安難傷。脾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使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脊痛。不可以使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使仰。為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瘴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

此言腎有善惡吉凶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

卷六

背脊在腰之上
尻在腰之下

鶻音結
軒音干

疏當作
疎當作

散音交

張天藏者藏也故小則藏安難傷大則善病腰痛乃腎之府也夫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故腰痛背脊痛腰痛及痛皆不可以使仰腎附於腰脊間故病諸痛也狐疝者偏有大小時時上下狐乃陰獸善變化而藏舉凡上下如狐之出入無時此腎藏之疝也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脫則苦病消痺而易傷也腎藏精精舍志藏髓端正則神志和利而難傷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夫身形五藏之外合也皮薄理疏則風雨寒暑之邪循毫毛而入腠理以病形蓋六氣之客於外也如在內之藏形薄脫偏傾則人之所苦常病者五五二十五變病也

註此結言五藏二十五異者人之苦於常病也二十五異者曰小大曰高下曰堅脆曰端正曰偏傾也五藏則為二十有五矣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鶻肝者心高鶻肝小短舉者心下鶻肝長者心下堅鶻肝弱小以薄者心脆鶻肝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鶻肝倚一方者心偏傾也

張小理者肌肉之文理細密粗理者肉理粗疏大肉胸膈五藏之所生也故候肉理之粗細即知藏形之大小鶻肝胸下蔽骨也本經曰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客大蓋人之胸肉本於藏府募原之精液以資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五藏之精液溢於膏肓而外養於胸肉是以五藏病者大肉陷下破胸脫肉

註此言欲知心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鶻肝也鶻肝者胸下蔽骨也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疏者肺偏傾也

張肺居肩膺之內脇腋之下故視其肩背膺腋即知肺之高下堅脆偏傾倪冲之曰肺屬天而華蓋於上背為陽而形身之上也故肺俞出於肩背○宋永年曰脈要精微論云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裡以候腹中推而外之而不外者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者有熱也蓋形身之上下即藏府所居之外候也

註此言欲知肺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有背膺腋脇之類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散者肝高合脇兔散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張 嚴者胸膈交分之偏骨內膈前連於胸之膈尾旁連於膈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肝在膈之下故廣胸反嚴者肝高合膈免嚴者肝下免者骨之藏伏也肝脉下循於腹之章門上循於膈之期門在內者從肝別貫膈故膈腹好相得者肝端正

註 此言欲知肝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胸散膈腹之類也

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

張 倪氏曰唇者脾之候故視唇之好惡以知脾藏之吉凶

註 此言欲知脾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唇也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

註 此言欲知腎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耳也

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張 倪氏曰耳者腎之候故視耳之好惡以知腎藏之高下偏正凡此諸變者神志能持則安減則不免於病矣

註 此結言上文二十五異者善於持守則安而持守之功減則不免於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指五藏

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為人平。反覆言語也。

張倪氏曰。此總結五藏之形。不同而情志亦有別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志意者也。故小則血氣收藏。而少病。小則神志畏怯。故苦焦心大憂愁也。五藏皆大者。神志充足。故緩於事。雖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此皆因形而情志隨之也。和于中。則著于外。故得人心。善盜者。貪取之小人。語言反覆。不可以為平正人也。

註此言人有病有不病者。以五臟之有善惡吉凶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胆。胆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張倪氏曰。五藏為陰。六府為陽。藏府雖相合。五藏內合六府。六府外應于形。身陰內而陽外也。故視其外合之皮。脉肉筋骨。則知六府之厚薄。長短矣。腎將兩藏。一合三焦。一合膀胱。

註此言五藏與六府相合。而亦有知六府之法也。此合三焦者。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也。

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裡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張倪氏曰。五藏內合六府。外應於皮。脉肉筋骨。是以肺應皮。而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脈脈府之形。氣外內交相輸應者也。

註此言欲知大腸當驗之皮也。

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張倪氏曰。此言欲知大腸當驗之皮也。肺應皮。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脾音寔
稱去聲

註此言欲知小腸當驗之脈而脈又當驗之於皮也

脾應肉肉腠堅大者胃厚肉腠糜者胃薄肉腠小而糜者胃不堅肉腠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脫約不利

肉腠不堅者胃緩肉腠無小裏累者胃急肉腠多少裏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脫約不利也

張倪氏曰腠肥脂也膠赤小也約約束也胃有上脫中脫下脫故胃下則下脫約不利結則上脫約不利也

註此言欲知胃者當驗之肉腠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胆厚爪薄色紅者胆薄爪堅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胆直爪

惡色黑多紋者胆結也

張朱氏曰爪者筋之餘故肝應爪視爪之好惡以知胆之厚薄緩急也五藏六府皆取決于胆故兼五藏五行之氣色莫子喻曰胆屬甲子主天干地支之首故備五行之色

註此言欲知胆者當驗之爪也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

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張倪氏曰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通腠理是以視皮膚腠理之厚薄則內應于三焦膀胱矣又津液隨三焦之氣以溫肌肉充皮膚三焦之氣少陽之氣也本經云重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是以皮毛皆應於

三焦膀胱○朱永年曰經云絡谷屬骨是肌肉之屬于骨也又曰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是骨肉皮毛交相資生者也故曰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

註此言欲知三焦膀胱者當驗之皮毫腠理也三焦為右腎之府膀胱為左腎之府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則分明有形者也後世雖經以為有名無形者蓋未考此故耳若榮衛生會篇之三焦則居於前

者果有名而無形也▲按三因方云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有形容可見有一泉子徐通少嘗醫療病有精思曰齊嘗大飢羣丐相鬻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

脉全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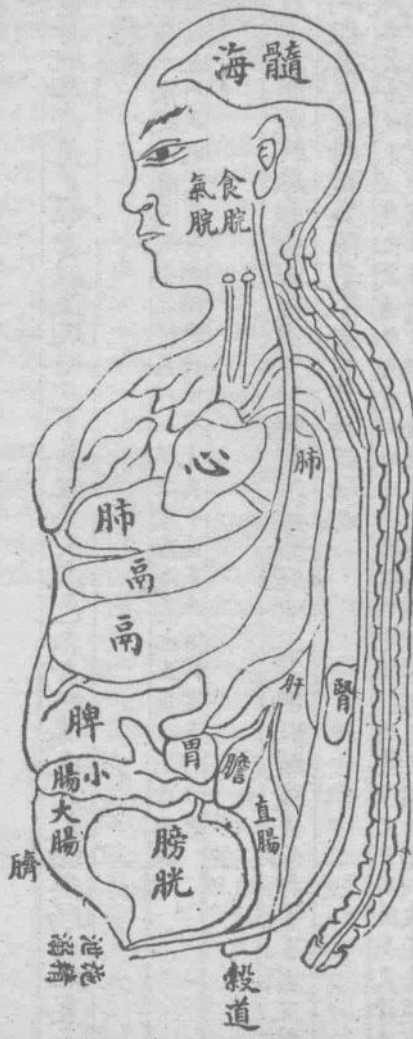
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臟，則知所病矣。

倪氏曰：六府內合五臟，外應於皮肉筋骨。故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臟，則知其所病矣。蓋六府之厚薄緩急大小，而為病者，與五臟之相同也。

此言視其外之所應，而可以知內之所病也。

五臟六腑總圖



禁服第四十八

服事也。詩大雅板篇有「我言維服」內論脈有「關格宜用」吳刺藥法，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且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

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
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問
命於是矣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堂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
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受之書曰慎之
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臟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調其
虛實虛實乃止瀉其血絡血盡不殆矣

凡刺之理六
見前經脈篇

張夫氣合于天，天合于地，血合于水，外揣篇論九針之道，渾束為一，而合于天道，故篇名外揣，言天道之
運行為外，司外可以揣內也。此篇以氣血為一，而為一，候其人迎氣口外，可以知六氣內，可以驗其臟府
之病。蓋經脈本於臟府之所生，而合於六氣也。故曰：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臟，
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謂邪之中人，必先始於皮毛，氣分而入於絡，脈從經脈而入於臟府，故瀉
其血絡，血盡不殆。蓋絡脈絡於皮膚之間，乃氣血之交會，故視其血絡，盡瀉其血，則邪病不致傳溜於經
脈，臟府而成危殆之證矣。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蓋邪在氣則氣實，而血虛陷於脈中，則血實而氣虛。故
必審察其本末，以調之。夫血脈者，上帝之所貴，先師之所禁也。藏之金匱，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故中
與血立盟，而後乃傳之。篇名某服者，誠其佩服，而某其輕洩也。○莫子瑜問曰：此篇論約束氣血為一
九針之道，渾束為一，而合於天道，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謂天地之合
一也。天地相合而水在其中矣。此篇論氣血約而為一，應水天之相合，故引外揣而問者，補申明前章之義也。

此言凡刺之理，當有渾束為一之妙，不過以經脈為始而已。不惟用針用藥亦然。篇者，所以貫簡

貫之者，編也。外揣前卷篇名也。帝嘗謂九針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大

小高深，以理言，非針形也。恍惚無窮，流溢無極，而欲渾束為一，伯乃以至明為要，進之今雷公述而問

之，亦欲得渾束為一之方耳。帝念其齋宿之誠，遂行割臂歃血之盟，乃以書而授之曰：凡刺之理，其要道

在於經脈，為始而色經脈者，本經第十篇名，乃十二經氣運行之經，隨也。運其所行，如上文言分其
度量。本經有脈度篇。五臟為裏，故內刺五臟，六府為表，故外刺六府。彼營氣者，陰氣也，既隨宗氣以
行，運於經隧之中，惟衛氣者，陽氣也，乃自行於皮膚分肉之間，故必審察衛氣，實為百病之母也。衛氣

血氣神
氣也

為百病之母其大義見素問生氣通天其百病有虛有實即人迎寸口脈以知之而正氣之虛則補邪氣之實則瀉則虛者實實者虛而虛實自止矣又血絡者病之可見者也▲前有血絡論▼從而瀉之其病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衆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

張一而合于天之數故通人道於天道者斯可以為天下師約方者約東血氣之法如約囊者謂氣與血合猶氣在囊為之中滿而弗約則輸泄矣故方成而弗約則神與衆俱謂血與氣不能共居而合一也滿而弗約者謂不知經治脈急弗引也約而為一者脈大以弱此血氣已和則欲安靜也

此言方成宜約而當以天下師自期也蓋約方猶之約囊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於外方成而弗約之則法雖在而無所主持故吾之神弗能與俱不可以愈病也▲神之為義前詳病傳篇第三節之下▼彼雷公雖以下材▲下工▼自謙不知帝之所以望之者為天下師也所謂天下師者惟知經脈篇為始耳下文正詳言之

雷公曰願聞為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張願聞為工者願聞血氣之相應而後明合一之大道是由工而上而神神而明也寸口主陰故主中氣口主陽故主外陰陽中外之氣左右往來若引繩上下齊等如脈大者人迎氣口俱大脈小者人迎四時而更偏大於數倍是為溢陰溢陽之關格矣此論三陰三陽之氣而應於人迎寸口之兩脈也○高

子曰人迎氣口謂左右之兩寸口所以分候陰陽之氣非寸關尺三部也若以三部論之則左有陰陽而右有陰陽矣

馬此言寸口以人迎之脈各有所主而合四時者為無病也寸口者居右手寸部即太淵穴去魚際一寸故

手寸部蓋人迎乃是陽明胃經之穴名而其脈則見於此故即以人迎稱之以胃為六府之先也人迎主

外故左關為東為春左手為南為夏所以謂右寸為內尺足手六陰經之脈必見於此然寸口之脈在關為中央為長夏其兩尺則為北為冬所以謂右寸為內尺足手六陰經之脈必見於此然寸口之脈在內而出於外人迎之脈在外而入於內即如人迎一動為足少陽膽經寸口一動為足厥陰肝經則肝與

胆相為表裡而一出入兩經本相應也。餘經表裡可以類推。見下文。故俱佳俱來若引繩齊等而春夏之時則人迎比寸口之脈為微大秋冬之時則寸口比人迎之脈為微大乃為平和無病之人也。蓋曰微大則是平和之脈耳。

人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陽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主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

此論陰陽之氣偏盛而脈見於人迎氣口及病之在氣在脈以證明血氣之相應相合也三陽之氣盛則人迎大二倍三倍此氣血之相應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此血氣之相合也痛痺者病在於皮腠

之氣分氣傷故氣血相搏其脈則繁此病在氣而見於脈也代則乍甚乍間乍痛乍止者病在血氣之
交或在氣或在脈有交相更代之義故脈代也盛則瀉之者氣盛宜瀉之也虛則補之者氣虛宜補之也
緊病之在氣分故當取之分肉代則病在血氣之下陷且飲藥者助其血脈藏府勿使病從
絡脈而入於經脈從經脈而入於藏府也陷下之者氣之下陷且不感不虛者氣之和平也若以經脈
之者病不在氣而已入於經則當取之於經矣若人大於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者死不治夫

始言人迎大一倍二倍三倍者此陽氣太盛而應於脈也後言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此陽氣之盛溢於脈中氣血之相合也此以陰陽氣之偏盛病之在氣在脈以明氣之應於脈而合於脈也故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本者以三陰三陽之氣為本末者以左右之人迎氣口為標蓋言陰陽血氣渾束為一外可以候三陰三陽之六氣內可以候五臟六府之有形此陰陽離合之大道天運常變之大數也

此言人迎大於寸口之脈可以驗足手六陽經之病而有治之一倍也人迎較寸口之脈大一倍則病在足太陽胃經若三倍則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太陽小腸經有病也其各陽經之脈倍四倍其躁可以意會較寸口之脈大者三倍則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倍而躁乃手陽明大腸經有病也然所以治之者脈盛則為熱虛則為寒脈緊則為痛癰脈代則病為乍甚乍間即下丈之乍痛乍止也

則分經以瀉之。脈虛則分經以補之。脈緊為痛痺，則取其分肉之病在何經。脈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食以調之。脈陷下者，則血結於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如一盛瀉，二盛瀉，三盛瀉，勝以補腎之類。茲則取之於胆而不取之肝，取之膀胱而不取之腎之類也。或用

絡則止矣
絡脈外
交于皮
膚內通
於經脈
近應於
脈者大
脈則革
數矣
感氣并
於脈中
則元和
氣合於
脈中則
欲安靜
也
脾之藏
府血絡
之肉理
者

針或用灸或用藥止在本經而不求之他經故名之曰經刺也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人迎之脈大於十口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陽脈甚盛名曰溢陽溢陽者為外格蓋格者拒也拒六陰脈於內而使不得運於外也其證當為死不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蓋先病為本而後病為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何也

寸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絡於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

夫在天蒼黔丹素玄之氣經于十干之分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六氣合六經五行而生五臟是六氣本于五臟之所生故陰氣太盛則脹滿寒中虛則熱中出糜溺色變氣從內而外內陰而陽也是以候人迎氣口則知陰陽六氣之盛虛內可以驗其藏府之病陰陽外內之相通也夫痛痺在于分脈之氣分脈者皮膚藏府之肉理故病在陽者取之分肉病在陰者先刺而後灸之蓋灸者所以故在內在下之氣也代則氣分之邪交於脈絡故先取血絡而後飲藥以調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言氣陷下者宜灸今入于脈中又當取之于經矣如陷于脈而宜灸者乃脈受絡之留血而陷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若氣并于血又非灸之所宜也此皆因氣之盛虛病之外內以證明血氣之有分有合有病有和調反覆辨論皆所以明約束之道所謂邪病者中有着血循囊滿而弗約則輸泄矣和調者氣并于血神與氣俱渾束為一陰陽已和則故安靜毋用力煩勞不可灸也○朱永年曰本經中論人迎寸口大一二三倍之大凡四見其中章旨不同學者各宜體會若僅以三陰三陽論之去經義遠矣馬氏以六氣增註藏府更為蛇足

凡言寸口大於人迎之脈可以驗足手六陰經之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寸口較人迎之脈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倍而躁乃足厥陰心包絡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脈大者三倍則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倍而躁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脈大者三倍則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倍而躁乃手太陰肺經有病也其各陰經之脈盛則為脹滿其胃中必寒而食亦不化虛則其中必熱而所出之痰亦不化且氣亦少溺色亦必變也脈緊則為痛痺脈代則為乍痛乍止然所以治之者盛則分經以瀉之虛則分經以補之緊則取其痛痺之分肉在於何經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藥以調之

脉中有
着如者
亦宜灸
故曰亦

經云營
為根衛
為葉
經病以
分氣者
謂之離
合

痔證止
在形氣

脉陷下者則徒灸之。▲徒但也。▼脉既陷下則血結于中。中有着血血結故宜灸之。若不或不虛則以本經取之。或用藥或用針或用灸。名之曰經刺也。▲義見上節。▼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寸口之脉大於人迎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陰經甚盛。名曰內關。內關者。閉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以入于肉也。其證當為死不可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可也。

通其營輸。乃可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脉急則引脉。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此總結上文。以申明約束為一之道。通其營輸者。謂血氣之相合。從營輸而溜注于脉也。大數者。謂合

者宜補。氣陷下者宜灸。今氣與血合。渾束為一。有病者。則當取之。於經氣或於脉中者。又當引而伸之。血

氣和平而相合者。則欲安靜。調養是以徒瀉。徒瀉則當取之。於經氣或於脉中者。又當引而伸之。血

以經治之。脉急則引者。陰陽偏盛之氣。并于脉中。故脉數急。又當引而伸之。蓋囊滿勿約。則輸泄矣。若脉

大以弱。者此平和之氣。與血相合而已。和調則欲安靜。以調養無用力。以傷其血脉。無煩勞以傷其氣也。

此章假人迎氣口之盛躁以明氣血之合。一故曰脉急則引者。先言盛躁之氣。而合于脉中也。繼言脉大

以弱者。乃平和之氣。血渾束于一也。氣并于脉中。故脉大。血氣和調。故柔。柔也。外揣篇論渾束為一而合

于天道。天地有外。內上下之氣。交故司外。可以揣內。司內。可以揣外。此天地之合一也。此篇論陰陽六氣

與血脉渾束為一。應司天在上。司泉在下。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此水天之合一也。▲愚按此篇大義。謂

陰陽六氣。外合于手足六經。內合于五臟六腑。可分可合。可外可內。審察衛氣為百病。逆氣外行于皮膚

而不涉于經也。陷下則灸之。者謂氣陷于內而不陷于脉也。故曰審察衛氣為百病。逆氣外行于皮膚

分肉內行于藏府之募原。六氣在外。同衛氣而在皮膚末。血為本。而氣為標。審其病之在募原矣。故曰審察其

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蓋以內為本。而外為末。血為本。而氣為標。審其病之在募原矣。故曰審察其

藏入府者有病多日而漸次溜經內于藏入府者有病久而止在氣在形不入于內者此邪病之有重輕正氣之有虛實也此篇論血氣之離合出入審病氣之輕重死生大有闕於至道故帝令齊宿而始授其書予亦不厭瑣賁而復明之以勉後學知正氣之出入則知邪病之淺深治其始蒙救其未逆弗使邪氣內入而成不致此篇道中修身善後之大功德也○高子曰外揣篇論氣與形合此篇論氣與血合五變章論病在形而不病氣本藏論病在藏府而不病氣本經厥逆諸篇有

病氣者有病血者有血氣之兼病者此陰陽離合之道變化之不測也
此承上文而申言以叮咛之正約方之大術數也凡為醫工者固以明經脈篇為始然必先明本經本輪篇如并營輪經合之義則經脈始可明也遂可傳以大數如上文盛則徒瀉之等云也▲大數大義具本經終始篇▼所謂盛則徒瀉之者但瀉而無補也虛則徒補之者但補而無瀉也緊則為痛痺或又或刺或飲藥三者可兼行也脈陷下則但灸之而已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取陽經者不取陰經取陰經者不取陽經此之謂經刺其飲藥灸刺三者亦可兼行也且其脈急者可加導引之功或脈大而弱者則當主于安靜雖有用力不至大勞也此乃大法之所在即約方之要者而外揣渾束為一之義盡矣庶可呼為天下師若未滿而約之則是不知經脈而欲知術數也僅足以為工耳豈非以下材自限者哉▲然則本輪經脈終始禁服等篇乃醫籍中至寶惜乎後世廢而不講萬古如長夜然痛哉

五色第四十九

篇內有五色言病之義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

此節大義與前五閱五使篇第二節相同

此承三十七章之五閱五使復辨明五藏之氣見色於明堂見脈於氣口察其色切其脈以知病之聞其心之壽夭也五閱章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

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故帝復釋之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蓋言面部之形色應天地之形氣欲其清明而廣厚也夫五藏生于地之五行行地之五行上至天之色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別也氣口者左之人迎右之出口乃五藏之氣見于色而應於脈也故曰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別也氣口者左之人迎右之出口所以候三陰三陽之氣三陰三陽者五藏六府之氣也○朱氏曰候五藏生成篇云凡相五色之奇脈面貴目青而黃目赤面黃目白而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黃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

王季子方曰照應後之目有所見玉藏之形候三

部之浮
沉五藏
之氣候
在氣口

是叶鳥

皆元也蓋五藏之氣色見于面五藏之色見于目也脉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右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左外以候心是五藏之有形候見於左右三部之寸關尺五藏之氣候見於氣口也故曰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大小等者病難已此五藏之形氣各有所候也夫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故視人之壽夭決病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註此言五色雖決於明堂而諸部亦宜廣大也五色獨決于明堂五閱五使篇之言而公舉以問之也

雷公曰五藏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五藏安於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

註五官者五藏之外候也明堂者鼻也鼻之準骨貴高起而平直者也五藏次於中央闕庭之中肺也心也下者心也貴下者肝也再下者脾也藏為陰而主中故候次於中央也六府挾其兩側肝左者胆也方也腎為水藏故挾大腸而位於蓄藏之外應地居中而海水之在外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應

也腎為水藏故挾大腸而位於蓄藏之外應地居中而海水之在外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應天闕在上王宮在下有天地人之三部也闕庭者肺也肺主天而居上也極下者脾也脾主地而居下也王宮者心之部也心為君主而居中也五藏安於胸中而藏真之色致見於外五官惡得無辨乎

註此承上大而言五官之有辨也五閱五使篇有五官已辨之言而公亦舉以問之也鼻為明堂其骨貴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詳見第十一節六府挾其兩側詳下第十一節眉間為闕庭為庭故庭即首面所以上下闕庭也下極在兩目之間係心之部故曰王者所居之宮在於下極以心為君主之尊也惟五藏能安于胸中則其真色已致病色不見明堂之色自然清潤此五官之可辨者如此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其不死矣

註張永年曰不辨者謂不辨其真色而辨其病色也五色之見各出其色部者謂五藏之病色各見於本部也刺熱論曰色榮顏骨熱病也部骨陷者謂本部之色隱然陷于骨間者必不免於病矣蓋病生於內者從內而外色隱現于骨者病已成矣承襲者謂子襲母氣也如心部見黃肝部見赤肺部見黑腎部見青此子之氣色承襲於母部雖病其不死蓋從子以洩其母病也

註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色可以辨病之生死也公以五色有不可辨者為疑帝言五官之色未有不可辨者也故五者之色各出其部其何部之骨陷者必不免於病其何部之骨不至陷下而僅有五色相乘襲者雖病其亦不至於死也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為痛黃赤為熱白為寒是為五官

註 魄中之曰此察五部之色而知外淫之病也青黑者風寒之色故為痛黃赤者火土之色故為熱白者清肅之氣故為寒是為五色之所司而為外因之病也莫子瑜曰上節論五藏之病色各出其部此論

天之風寒見于五色

註 此正言五官之色見於何部可以知其在中之病也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夏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脉口滑而沉者病日進在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大小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臟沉而大者易已小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

註 此切其脉口人迎以知病之問甚外內也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自陽而陰內因之病從內而外由陰而陽脉口主內人迎主外故曰外內皆在謂候其脉口人迎而外感內傷之病皆可以知其甚矣也故

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甚在內也人迎氣大緊以浮者病甚在外也夫浮為陽沉為陰其脉口浮滑

者陽氣在陰故病主日進人迎沉而滑者陰氣出陽故病日損也其脉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內也其人

迎滑以浮者病日進在外也脉之浮沉謂左右寸關尺三部之脉與人迎寸口之氣大小浮沉等者此藏

府之形氣俱病故為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此陰病見陽脉故為易已是以小則為逆病在府浮而大

者陽病在外故其病易散也人迎主外是以人迎盛堅者傷於寒病因於外也氣口主中是以

氣口盛堅者傷於食病因於內也人迎氣口主藏府陰陽之氣故候其兩脉而外內之病皆在焉

註 此言病之問甚外內可切人迎脉口以知之也公以病之益甚方夏難知為疑帝言人迎主外脉口主內內外皆在其病可得而知也切其脉口以知之也公以病之益甚方夏難知為疑帝言人迎主外脉口主

人迎寸口在左右之脈口而尺不兼關

雖滑而脉氣既大兼緊以浮者其病當在外而為益甚也然脉口不但脉滑兼小及緊以沉者為益甚也此觀之則脉口浮而帶滑者病固日進雖滑而帶沉者亦然但其病在內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陰經之為病也義見前篇人迎必沉而帶滑者幸得日損若盛以浮者必不能損而為日進但其病在外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陽經之為病也義見前篇不寧惟是醫工用指以脉之傷寒論曰脉之者本此人迎與寸口其脉氣或大或小或大相等者則外感內傷俱未盡感其病為難已也然病在六陰經